

主编 林贤治

流 亡 者 译 丛 花城出版社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叶琼芳译

# 见证

## 见 证

肖斯塔科维奇 口述

伏尔科夫 记录整理

叶琼芳 译

卢珮文 校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9插页 274,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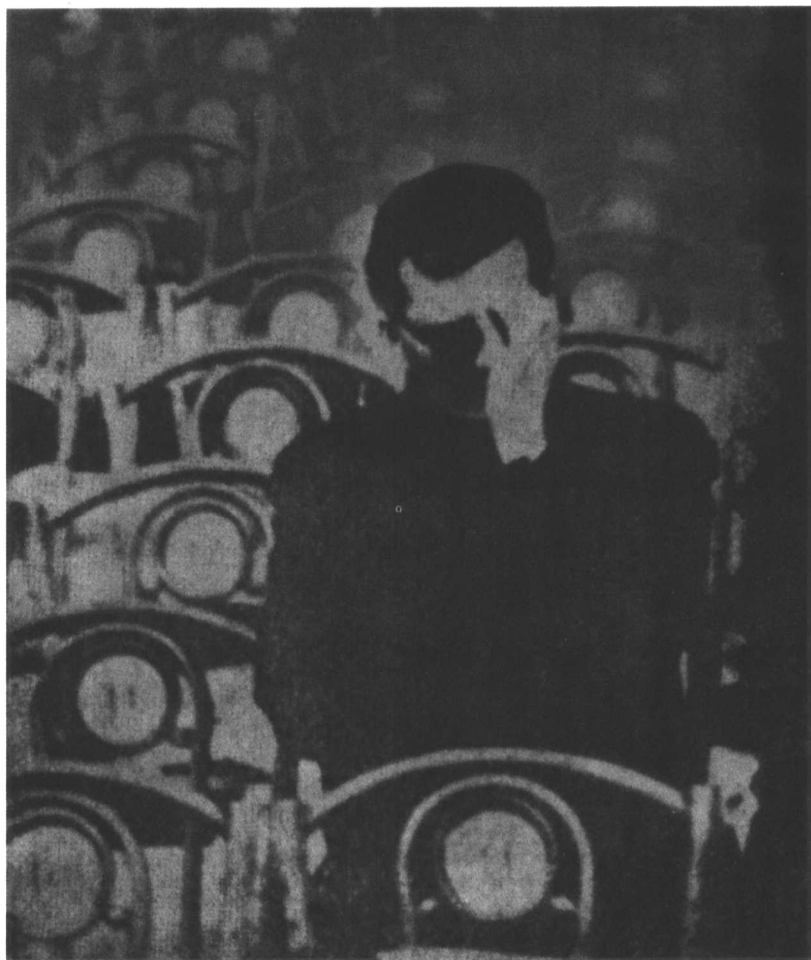
ISBN 7-5360-2369-3

I·2037 定价: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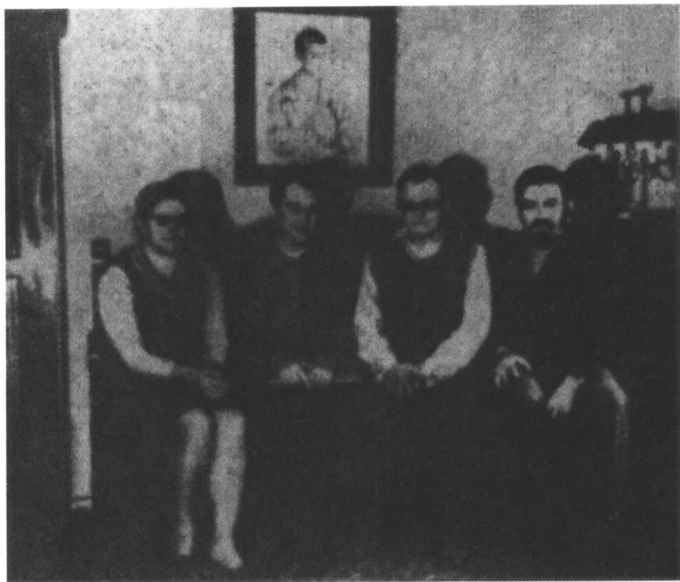
肖斯塔科维奇与伏尔科夫在莫斯科，1974年。



“我老了，死亡临近了，可以说我已经看到死神的眼睛。”

## 摄于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的公寓：

(左起)作曲家的妻子伊丽娜，门生鲍里斯·季辛科，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所罗门·伏尔科夫。墙上挂的是鲍里斯·库斯托季耶夫所画的少年时代的肖斯塔科维奇。照片上的题词是：“亲爱的所罗门·莫依谢耶维奇·伏尔科夫留念。季·肖斯塔科维奇赠于1974年11月13日。以志我们关于格拉祖诺夫、左琴科、梅耶霍尔德的谈话。季·肖。”



Дорогому Солomonу Моисеевичу  
Волкову на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Шостакович  
- 13.11.1974.

На память о разговоре о интонации,  
интервале, контрапункте ДМ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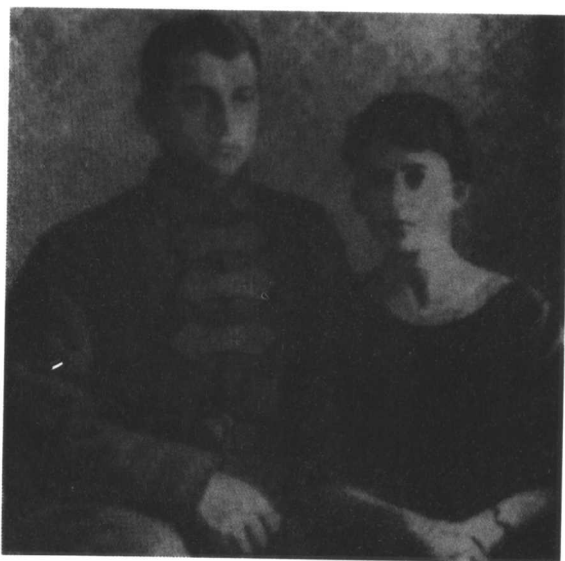
青年肖斯塔科维奇：“我喜欢受到尊重”



与他的朋友和保护人梅耶霍尔德合摄于后者在莫斯科的公寓。这个时期，肖斯塔科维奇正在写《鼻子》。10年后，梅耶霍尔德在斯大林的狱墙后面永远消失了。莫斯科，1928年。



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俄国的勃拉姆斯”，他当年是个“神童”，因此特别理解肖斯塔科维奇。20年代。



肖斯塔科维奇的赞助人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妻子尼娜。图哈切夫斯基被斯大林杀害。

与他的至交音乐学家  
索列尔金斯基在一起。



经过一段曲折  
的恋爱，肖斯塔科  
维奇终于在1932年  
和尼娜·瓦尔扎尔  
结婚。使斯大林勃  
然大怒的歌剧《姆  
岑斯克县的麦克白  
夫人》是题献给她  
的。尼娜死于  
195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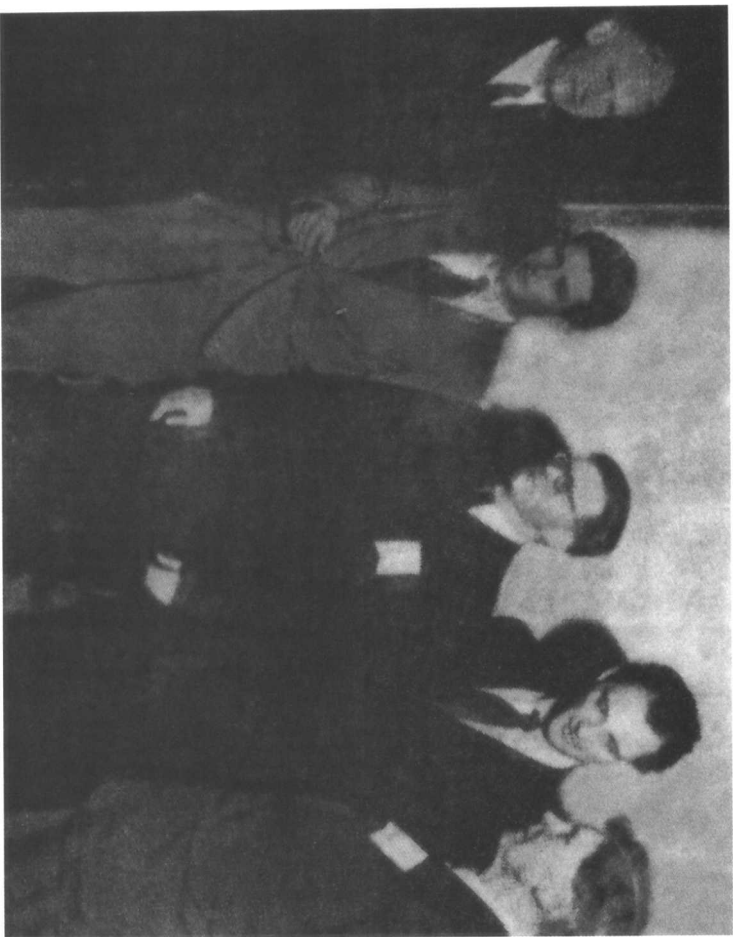




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斯塔科维奇戴着消防帽，这成了俄国人抗击希特勒军队的一个象征。(1942年。美国《时代》杂志社。)

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作曲家维尼阿明·弗莱施曼(坐于右起第二)在保卫列宁格勒战役中牺牲。肖斯塔科维奇为他的去世感到震惊，续成了弗莱施曼的歌剧《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并为之配器。这部歌剧取材于契诃夫的小说。





1944年，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来到纽约参加文化与科学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他对此行，特别是对美国记者的紧盯不放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左起：苏联代表团的政治领导人，作家法捷耶夫，诺尔曼·梅勒，肖斯塔科维奇，作家阿瑟·米勒，英国威廉·奥拉夫·史塔顿博士。（《广阔世界》）



苏联三位音乐巨人：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左起：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阿拉姆·哈恰图良。莫斯科，1945年。



1949年12月15日，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妻子尼娜在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的包厢里出席他的清唱剧《森林之歌》的首次公演。23年前，即作曲家19岁那年，他的第一交响乐也是在这里首次演出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右为指挥莫拉文斯基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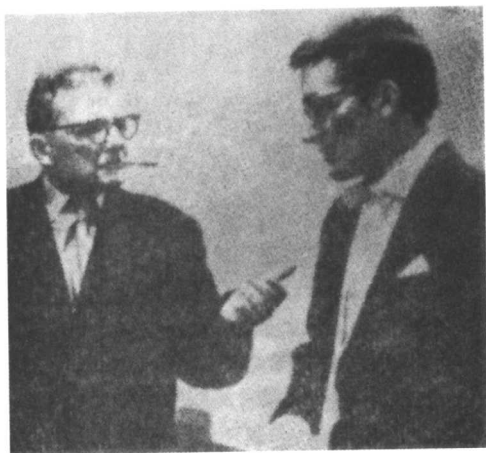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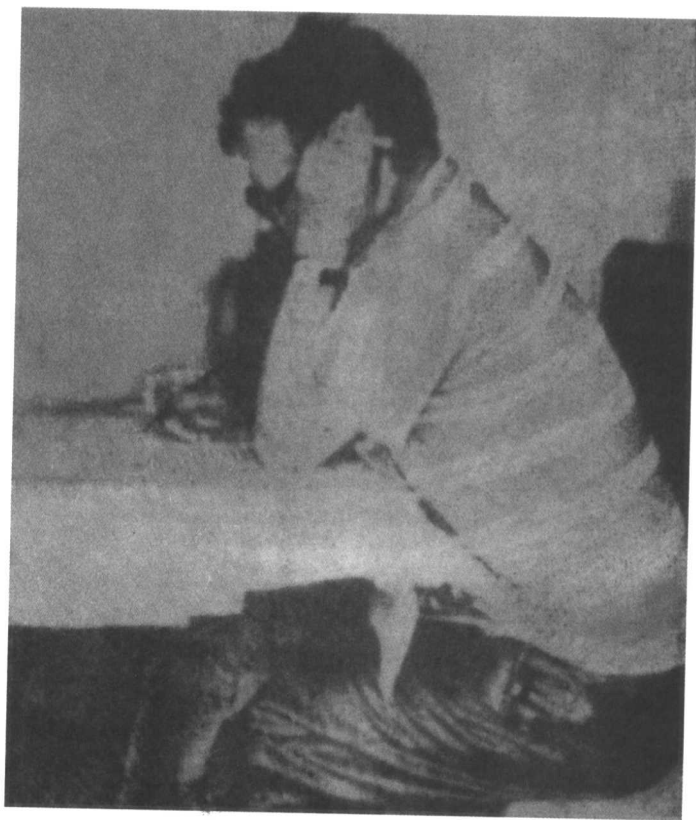
肖斯塔科维奇与母亲索菲亚·瓦西利耶夫娜合摄于1951年。她在4年后去世，临终时说：“我卸下了作母亲的不太轻松的责任。”



肖斯塔科维奇和孙子在莫斯科近郊别墅里。

一次音乐会后在他的儿子——指挥马克西姆的化妆室里。马克西姆记得他父亲当时说：“艺术家在台上犹如军人在沙场作战，不论有多艰难都不能退却。”莫斯科，1965年。





肖斯塔科维奇在工作。他作曲时不需要任何特殊条件，甚至闹声也干扰不了他。



1963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听民间艺术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左边是作曲家穆拉戴利，他在俄国乐坛出名始自1948年他与肖斯塔科维奇一起被指责为形式主义者。



1959年纽约交响乐团在伯恩斯坦率领下首次访问莫斯科。肖斯塔科维奇对伯恩斯坦的欣赏过于任何其他美国指挥。（《广阔世界》）



肖斯塔科维奇读一篇官方讲话。他读过许多这种官方讲话。左边是当时苏联的文化部部长叶·福尔采娃。



1960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厅，艾伦·科普兰代表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和文学艺术研究会授予肖斯塔科维奇荣誉会员证书。肖斯塔科维奇对这类证书持讽刺态度，然而却把它们端端正正地挂在家里。



肖斯塔科维奇的葬礼。197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诺伏杰维奇公墓。哈哈图良在吻死者的手：旁边是他的妻子尼娜·哈哈图良。最左边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妻子伊丽娜。最右边的是肖的儿子马克西姆搂着他的姐姐加尔娃和他的儿子。所罗门·伏尔科夫在他们之间。



## 序《流亡者译丛》

林贤治

在一座焚毁的大厦的废墟中，我寻捡到这些书籍，因为烫手而把它们全都擦到了一起。在不同的文字中间，我一样看到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忏悔者，闪烁在铁网中的眼睛；一样听到昂扬的和暗哑的歌声，子弹的锐叫，镣铐的叮当，嘶喊，呻吟和叹息……

这就是红旗下的苏联的历史，英勇地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而又在“大清洗”中无辜地葬送了两千万生命的苏联的历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一度成为国际共运的教科书，事实证明，那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在一个失去民主保障的国度里，真实的历史，只能保存在社会档案里。在当时的苏联，其实要保存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即便如此，却仍然有人像保存亲人的生命一样，为保存一份真实的记录，甘愿承担可能的风险。我读到苏联作家格拉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在参加作协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之后，到档案库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的情形：